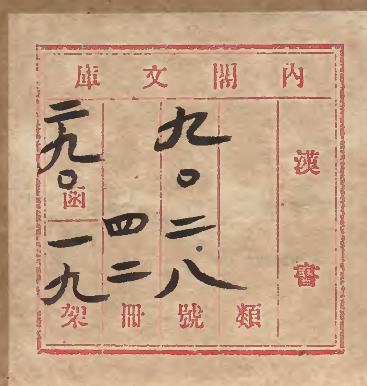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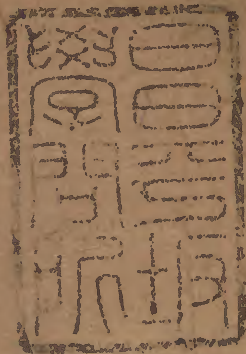


廿二史言行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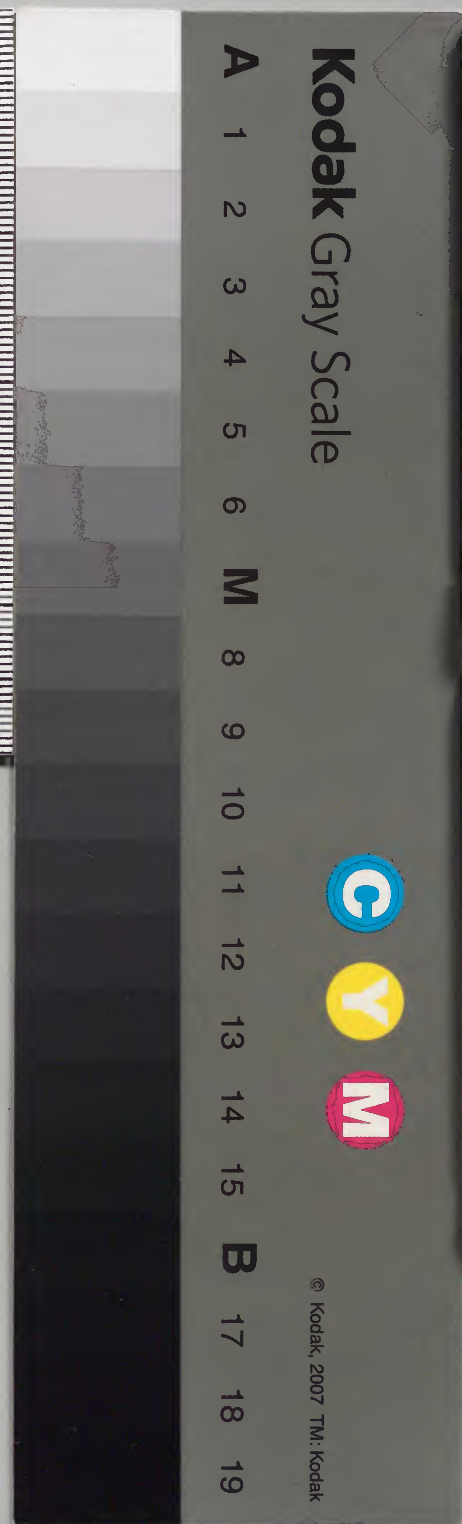
廿五下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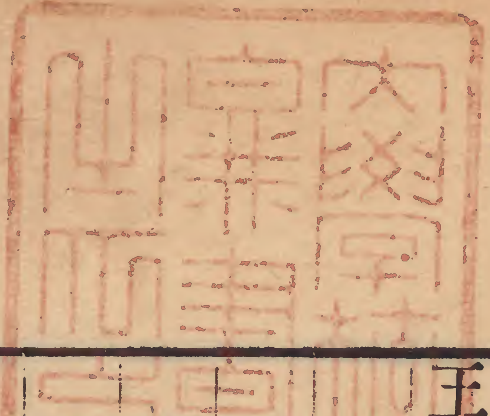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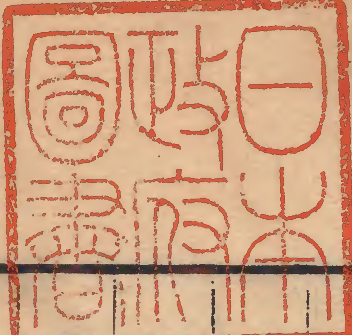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9028 |
| 冊數 | 42 (20) |
| 函號 | 290 141 |

共四十二
史鈔九



淺草文庫

王彥章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
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卽位徙澶州刺史梁晉爭天下爲勅敵
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晉
軍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
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
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
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
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
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
漢傑等用事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



十一史言行略 卷之二十五 盡職門 七

十一 史言行略 卷二十三
晉取鄆州梁人大恐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
彥章至滑州引兵趨德勝擊南城南城遂破段凝已有異志
與趙巖張漢傑叶力傾彥章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唐兵
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
祇有保鑾五百騎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
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
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
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
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
死留皮人死留名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

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
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莫事晉生何面目見
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
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五代

史王彥
章傳

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
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
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
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
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

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
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
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
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
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五代史
裴約傳

劉仁贍事南唐李景為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
自壽春景以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世宗攻壽州攻
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
為廬壽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
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

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
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
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
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
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欵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
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
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
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
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嘆
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

十一 史言行略 卷二十五
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
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
受命而卒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
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
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
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五代史劉仁贍傳

何桌欽宗立金兵長驅傅城下帝拜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京城失守從幸金帥營遂留不返既陷朔廷桌仰天大
慟不食而死贈大學士官其家七人

宋史何桌傳

張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至欽宗手札趣入衛至都進簽書

樞密院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出郊金人追赴軍
中遂從以北道中不食粟唯時飲湯既次白溝馭者曰過界
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贈開府儀

同三司諡曰忠文

宋史張叔夜傳

江萬里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予祠大元兵渡江萬
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
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
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
為存亡及饒州城破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
沼中積屍如疊翼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萬里

無子以蜀人王橐子為後即鎬也事聞贈太師諡文忠

宋史江萬

里傳

文天祥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諡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大元兵伐宋天祥知贛州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兵有眾萬人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

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天祥入平江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天祥守餘杭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天祥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阜亭山丞相怒拘之北至鎮江天祥夜亡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

至福拜右丞相尋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大元兵入汀州天祥入興國縣江西宣慰使李恒攻天祥于興國軍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天祥收殘兵入船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加天祥少保信國公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元帥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出走千戶王惟義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宏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宏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

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拯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宏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從之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

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
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
後庶幾無媿

宋史文
天祥傳

孔宗旦為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往桂州曰

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為俱死也既而州破被害

宋史曹
觀傳

王從政以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與儂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

罵賊不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

宋史曹
觀傳

蘇緘知邕州蠻入寇民驚震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

吾兵械既具畜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守以遲外援若一

人舉足則羣心搖矣幸聽吾言敢越伏則孥戮汝有大校翟

績潛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子子元為桂州司戶因公

事攜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緘念人不可戶曉必以郡守家

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妻子邕既受圍外援不至城遂陷緘

曰吾今不死賊手殺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贈奉

國軍節度使諡曰忠勇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淵直溫與緘同

死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眾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

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為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宋史蘇
緘傳

秦傳序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亂賊眾奄至傳夔州城下傳序晝

夜拒戰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荆湖間子奭遡峽求父

屍溺死人以爲父死於忠子死於孝

宋史秦傳序傳

李若水金粘罕攻城若水爲吏部侍郎金人邀帝出郊若水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粘罕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昨雖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爲生

靈計罪已內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粘罕指宋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曰汝爲封豕長蛇真一劇賊滅亡無日矣粘罕令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寧曰我爲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搥破其唇噴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寧得歸具言其狀高宗卽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爲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諡曰忠愍死後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爲歌詩卒曰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聞者悲之

宋史

李若水傳

張克戩知汾州金兵圍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將銀朱孛堇來攻縱兵四掠克戩畢力扞禦進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太原不守人無固志克戩召令兵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諸君其自為謀皆泣不能仰視同辭而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徹守賊至身帥將士擐甲登陴雖屢却敵而援師訖不至金兵攻愈急克戩度不得免手草遺表及與妻子遺書緹州兵持抵京師金兵入克戩猶帥眾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戩歸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

將奉其屍禮葬于後園羅拜設祭為立廟事聞召贈延康殿學士紹興中諡忠確

宋史張克戩傳

唐重知京兆府尋兼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金將婁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含笑入地矣及金兵圍城固守踰旬外援不至城陷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中矢死贈資政殿學士後諡恭愍

宋史唐重傳

程迪提舉永興路軍馬金人近城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

俱生慷慨嗚咽同盟皆感泣城破迫率其徒行狗于衆曰敵
讐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鬪憤怒大呼口流血士皆感
奮多所斬殺迪昌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幾徧絕
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昇置空室中比屋
皆燼室獨不火及斂容色如生詔贈明州觀察使諡恭愍

宋史

唐重傳

崔縱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將遣使通問廷臣
以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
文殿修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
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

使自陳而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
以恚恨成疾竟握節以死洪皓張邵還遂歸縱之骨詔以兄

子延年爲後

宋史崔縱傳

林冲之靖康初爲主客郎中金人再來侵詔副中書侍郎陳過
庭使金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迨字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
以是邀之冲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既二年過
庭卒金人逼冲之仕僞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
近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以義命自安髭髮還黑病亟語同
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無恨所恨者國讎未復耳南

向一慟而絕

宋史林冲之傳

閻進隸宣武建炎初遣使通問進從行既至雲中府金人拘留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留守高慶裔問何為亡進曰思大宋爾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

宋史閻進傳

范旺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袞謀舉若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忿剔其目而殺之賊既平旺死迹在

地隱隱不沒邑人馮異為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六年轉運使以狀聞詔贈承信郎更立祠號忠節二十八年復詔立愍節廟以祠之

宋史范旺傳

王翊寶慶元年進士吳曦嘗招之入幕及曦以蜀叛抗節不拜為陳大義曦怒囚翊欲烹之曦誅而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辟為參議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為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及北兵至帳前提舉官成駒先走黼倉卒迎敵敗死翊與司理王璨運司幹官李日宣等募兵拒守兵入公署見翊朝服危坐問為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餘罪可速殺我又問何以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亡北兵相謂曰

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

宋史王翊傳

秦鉅丞相檜曾孫通判蘄州金人犯境求援兵不至城破鉅巷

戰死傷略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

自焚有老卒見煙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

鉅叱曰我為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

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澤從父偕死特贈鉅五官祕閣修

撰封義烈侯立廟蘄州賜顏褒忠贈浚澤通直郎

宋史李誠之傳

陳元桂知臨江軍時聞警報築城備禦以焦心勞思致疾開慶

元年春北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元

桂力疾登城坐北門亭上督戰矢石如雨力不能敵吏卒勸

之避去不從有以門廊鼓翼敵矢者麾之使去有欲抱而走

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走遁師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

之縣其首於敵樓越四日方斂體色如生初親戚有勸其移

治者元桂曰子亦為浮議所搖耶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

死於疾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為光明俊偉哉家人

或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民心敏

子以聞贈寶章閣待制立廟北門諡曰正節

宋史陳元桂傳

李芾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元兵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

地而守城圍益急大兵登城芾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

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

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温皆得不死

宋史李芾傳

尹穀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為參謀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鄰家掠之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少長皆死焉

宋史尹穀傳

趙卯發權通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守禦計夏貴兵敗歸所過縱掠卯發捕斬十餘人兵乃戢大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禠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禠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五百餘柄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從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

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為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為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吾必死於是客問其故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大元丞相伯顏入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即如堂中觀之皆歎息為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

趙卯發傳

洪福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為鎮巢雄江左軍統制鎮江北貴降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祇候彭元亮結貴軍復之加右武

大夫知鎮巢貴既臣附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大兵攻城久不拔遣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殺大源大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聞者流涕

宋史姜才傳

馬堅以左武衛將軍徵入朝已而宋亡堅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護經略司印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堅守嚴關兵敗退保靜江大軍攻破其城堅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

十一 史言行略 卷二十五 三
統應麒以城降獨墜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
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
吾屬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
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
生鬻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也甲以待婁乃命
所部入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滿天外
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宋史馬
堅傳

陸秀夫擢禮部侍郎與蘇劉義陳宜中張世傑立益王于福州
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略
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

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
右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
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
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
國邪乃與眾共立衛王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
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
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厓山破秀夫
走衛王舟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

宋史
陸秀
夫傳

徐應鑣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二學生百餘

人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松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臥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怏怏出口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瞳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祕閣

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鈞率儒者五十餘人收而葬之

方家峪私諡曰正節先生

宋史徐應鑣傳

陳文龍益王稱制于福州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文龍爲
閩廣宣撫使討之興化石手軍亦畔復命文龍爲知軍平之
大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有風
其納款者文龍曰諸軍特畏死耳未如此生能不死乎其將
林華降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
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
文章也可相逼邪強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
卽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

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

宜有是兒為收葬之

宋史陳文龍傳

鄧得遇遷廣西提點刑獄攝經略事兼知靜江府德祐二年移

治蒼梧靜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

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

乃吾伴侶優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宋史鄧得遇傳

黃友入太學語同輩曰大丈夫不能為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

耳友登進士第調永嘉瑞安二縣主簿攝華陰令有政聲方

臘竊發友同諸將收復婺寇復作友攝兵曹賊望風解去次

武義賊退一境貼然通判澶州金人敗盟郭藥師叛友與戰

躬冒矢石破裂唇齒欽宗即位進直徽猷閣制置司參謀官

解太原圍奪榆次敵益以鐵騎士卒奔潰敵執友謂曰降則

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遂遇害帝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

閩友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警

馬革裹屍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心黑子為識也其忠誠

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宋史黃友傳

林空齋舉進士歷知縣解官家居益王立率鄉人即其家開忠

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北兵至屠永福空齋盛服坐堂上嚙

指血書壁云生為忠義臣死為忠義鬼草間雖可活吾不忍

生爾諸軍何為者自古皆有死俄見執不屈而死

宋史林空齋傳

黃介充廣濟簿尉後家居帥鄉民登龍安山為保聚計德祐元年北兵至砦眾奔潰介堅守不出且射且詬面中六矢不為動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蝟面頸復中十三矢倚冊而死力亦死宋史黃介傳

王仙守涪州北兵攻圍無虛日勢孤援絕宋亡之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斷其亢不殊以兩手自摘其首隊死宋史王仙傳

吳楚材建昌南城人德祐元年建昌降楚材還其鄉領村糾集民兵江西制置使黃萬石授楚材迪功郎權制置司計議官戒勿與兵楚材不聽率眾攻城北兵蹙之益王元帥府承制遷楚材宣議郎帶行太社令知建昌軍俾聚軍圖再舉楚材

既失利且乏援大元兵誘降其眾多解去楚材走光澤為人所執及其子應登以獻郡遣錄事婁南良訊之曰汝何為錯舉楚材抗聲曰不錯不錯如府錄所為乃大錯爾府錄受宋官爵今乃為敵用事還思身上綠袍自何而得吾一鄙儒特為忠義所激為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愧而語塞及吳浚為江西制置招討使斬楚材父子傳首諸邑益王立于福州贈官朝奉郎即邵武境上立廟賜名忠勇宋史吳楚材傳李成大德祐初知金壇縣北兵至與寄居官潘大同大本率民兵巷戰不勝大同兄弟死之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掙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



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卒殺之事聞贈朝散大夫直祕閣
諡忠節制曰外難方熾擁名城數十而降者相望也守封疆
之臣父忠於前子繼於後如晉卞氏可無褒乎通直郎知鎮
江府金壇縣兼弓手砦兵正李成大勁氣排霄精忠貫日壯
志弗就以沒其身襚以大夫之階官其二孤用慰英爽

宋史李成

大傳

陶居仁為鎮江錄事參軍北兵攻鎮江守臣洪起畏遁統制官
石祖忠舉城降居仁見執抑使降居仁曰吾固知歷數窮而
世運更也詎可失忠義求苟生邪得以死報朝廷夫何憾竟
不屈遂見殺大師至聞居仁死時語歎嘖之為棺斂使人護

以還其家溯流數百里不時頃至人皆異之鄉人為立祠

宋史

陶居仁傳

薛慶遷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承州天長保寧鎮撫使金左監
軍昌眾見兀术欲會兵攻楚州真揚鎮撫郭仲威聞之約慶
俱往迎敵慶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置酒高會慶怒曰此豈
縱酒時即我為先鋒汝當繼後上馬疾馳去平旦出揚州西
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亡騎三人仲威迄不至慶與其
下奔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倉皇隊馬為金追騎所獲馬識
舊路還軍中見之曰馬還太尉其死乎金人殺慶贈保寧軍

承宣使

宋史薛慶傳

李靚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詰之辭曰國家遭女真之變
寓縣雲擾士當捐軀為國戮大憝安能帖囁章句間效淺丈
夫哉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策干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
總管孫暉戲下累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遣其將翟將軍
犯境靚與部曲當其鋒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翟將軍乘
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遂死之宋史孫暉傳

姜綬金人犯京師內外不相聞朝廷募忠勇士齋蠟書往南京
總管司調兵赴援綬以忠勦郎應募乃剖股藏書絕下南壁
為邏騎所獲厲聲叱罵遂被害宋史姜綬傳

韋永壽紹興三十二年以統制官與金人戰和州子承節郎世

堅救之同死贈中衛大夫融州觀察使世堅贈三官

宋史屈堅傳

謝臯為鎮撫使統制官李成陷虢州欲降之臯指腹示賊曰此

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宋史連萬夫傳

劉士昭太和人嘗為鍼工與鄉人同謀復太和縣敗血指書帛

云生為宋民死為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其帛自縊

死其黨入獄多乞憐苟免有王士敏者獨慷慨不撓題其裾

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為腥血汚好收

吾骨首陽山臨刑歎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

宋史劉士昭傳

韓紹勳仕至東京戶部使會大延琳叛被執辭不屈賊以鋸解

之憤罵至死

遼史韓延徽傳

李革知平陽府事權參知政事為河東行省平陽被圍城中軍不滿六千屢出戰旬日間傷者過半徵兵吉陽霍三州不時至裨將李懷德縋城出降兵自城東南入左右請革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

自殺贈尚書右丞

金史李革傳

強伸選充官軍戍陝鐵嶺軍潰歸中京時中京已破元帥任守真復立府事署伸警巡使後守真敗死中京人推伸為府簽事北兵圍之不能拔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為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世襲謀克行元帥府事伸建一堂於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効伸行總帥府事大兵復來

伸率死士轉戰力盡就執兵卒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貨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拗頭南向遂殺之

金史強伸傳

訛里也契丹人為尚廐局直長大定初招諭契丹窩斡叱令訛里也跪見訛里也不從謂曰我朝廷使也豈可屈節於汝汝等早降可全性命若大軍至汝輩悔將何及窩斡怒曰汝本契丹人而不我從敢出是言遂害之贈訛里也宣武將軍錄其子阿不沙為外帳小底

金史訛里也傳

和速嘉安禮為泰安州刺史山東被兵郡縣望風而遁或勸安禮去之安禮曰我去城誰與守且避難負國家之恩乎乃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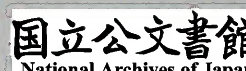
練繕完為禦守計已而大元兵至戰旬日不能下謂之曰此孤城耳內無糧儲外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識其為誰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為使之跪安禮不屈遂以戈撞其胸而殺之詔贈泰定軍

節度使諡堅貞 金史和速嘉安禮傳

九住為武州刺史唐括孛果速為軍事判官大元兵取九住子姪抵城下謂之曰山東河北今皆降我汝之家屬我亦得已苟不速降且殺之也九住曰當以死報國違恤家為無何城破力戰而死孛果速亦不屈死贈九住臨海軍節度使加驃騎衛上將軍孛果速建州刺史加鎮國上將軍 金史九住傳

劉德基特賜同進士出身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給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為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人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能從曰吾豈苟生者哉遂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 金史劉德基傳

木甲法心為提控守密雲縣法心家屬在薊州大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若速降當以付汝否則殺之法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戰則速戰終不能降也豈以家人死生為計耶城破死



于陣詔贈法心開府儀同三司樞密副使封宿國公金史本甲法心

傳

完顏陳和尚轉忠孝軍提控正大五年北兵入大昌原陳和尚以四百騎破八千衆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世襲謀克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遷爲禦侮中郎將九年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大兵入卽縱軍巷戰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

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爲屈豁口吻至耳喫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酌以馬湏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

得之詔贈鎮南軍節度使

金史完顏陳和尚傳

楊沃衍爲北邊屯田小吏大元兵入境沃衍保朔州南山茶杞溝有衆數千推沃衍爲招撫使及乏食遂行剽劫朝廷遣人招之沃衍卽以衆來歸宣宗以爲武州刺史大兵來攻死戰不能拔擢奇嵐節度使詔諭曰卿於國盡忠累有勞績今特升三品恩亦厚矣其益勵忠勤與宣撫司輯睦以安軍民沃衍自奉詔卽以身許國曰爲人不死王事而死於家非大丈夫也沃衍累有戰功北兵大至進拜元帥左監軍遙領中京

留守三峯山之敗沃衍走鈞州其部曲白留奴呆劉勝既降請于大帥願入鈞招沃衍大帥質留奴令勝入鈞見沃衍道大帥意降則當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撫之使前拔劍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恩汝欲以此污我耶遂遺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縊金史楊沃

行傳

馬慶祥拜鳳翔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元光元年聞大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清野將行命畫工肖其貌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為此不祥慶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先鋒于澮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會大兵邀其

歸路度不能脫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諸騎皆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大兵圍數匝欲降之軍擁以行語言往復竟不屈而死詔贈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

諡忠愍

金史馬慶祥傳

烏古孫仲端哀宗將遷歸德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為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頻出此語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

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縊明

日崔立變金史烏古孫仲端傳

王浩為扶溝令民錢大亨等執縣官送款于北大亨以浩有恩於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無血棄屍道路自春徂夏獨浩屍儼然如生日且不暝烏犬莫敢

近殆若有神護者金史王浩傳

汪澤民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居宣州賊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長槍軍瑣南班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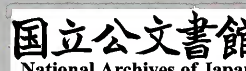
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鬪籌畫多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既而寇益眾城陷澤民為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贈資善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封譙國郡公

諡文節元史汪澤民傳

董搏霄拜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眾突至搏霄前摔而問曰汝為誰搏霄曰我董老爺也眾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

元史董搏霄傳

卞琛補國子生鄰郡盜起來剽掠琛統丁壯擊賊眾潰散被擒



賊素知琛諭之曰汝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唾罵曰我國子生也視汝逆賊真狗彘也吾寧義死不從賊生罵不止賊

屢脅不聽殺之

元史十琛傳

吳德新工醫嘗往寧夏會盜至德新見執脅使降德新厲聲曰我生爲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從爾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刃頭上迫其畏屈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陽欲擠之德新偶得寬卽自投井中仰罵賊賊下射矢貫其頂罵益力賊怒以長槍刺之然亦壯其志憐其死曰此真丈夫也以上埋

井而去

元史喬彝傳

伯顏不花的斤擢江東道廉訪副使階中大夫江西陳友諒遣

賊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引兵援焉奉國攻城晝夜不息士卒力疲不能戰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刎先是伯顏不花的斤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下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卽日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卽死復何憾伯顏不花的斤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福建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

元史伯顏不花的斤傳

王伯顏遷知福寧州陞福建鹽運副使仍領州事賊偪福寧乃與監州阿撒都刺募兵扼險阻賊至伯顏與子相馳破之賊

帥王善擁衆直壓州西門胥隸皆解散伯顏見執賊亦執阿撒都刺至善厲聲責其拒鬪伯顏唾善曰我殺賊何言拒邪我死當爲神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賊旣殺阿撒都刺欲釋相官之相詈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寸斬汝我受汝官邪賊殺之相妻潘氏挈二女爲賊所獲亦罵賊母子同死伯顏旣死賊時覩其引兵出入州有僧林德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嘯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覩紅衣軍來以爲僞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

二蠻福寧遂平元史王伯顏傳

劉濬調連江縣寧善鄉巡檢江西賊帥王善寇閩勢將迫濬妻史氏謂濬曰事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於是盡出奩中物募壯士命仲子健將之賊攻福州濬拒之辰山福州陷衆多潰去濬獨帥健兵鏖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獲濬罵賊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斂濬屍瘞之健歸請兵於帥府以復父讎弗聽健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屠戮健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寇首陳伯祥來獻磔之事聞贈濬福建行省檢校官授健古田縣尹官爲濬立祠元史劉濬傳朶里不花陳友諒陷江西詔拜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進討土寇

金元祐及其弟元泰子榮變起倉卒朶里不花拒戰爲鎗所
中創甚其子達蘭不花率麾下力與抗死之朶里不花被執
罵不絕口遂爲賊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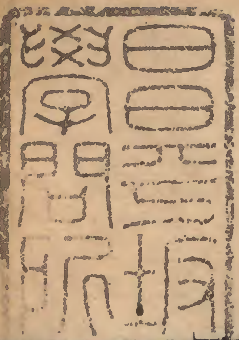
元史朶里不花傳

趙宏毅調大樂署令明兵入京城宏毅嘆息曰忠臣不二君烈
女不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
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管勾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
奔我父子食祿不能効尺寸力吾父母已死尚何敢愛死乎
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恭叱曰爾非我徒也古者
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亦縊

死

元史趙宏毅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五終



文正甲子

